



阿富汗翻译在位于喀布尔的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前抗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韩如冰 编译

### “需要他们的帮助”

今年31岁的拉马尔·诺里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他的成长和生活中一直伴随着美军的身影。诺里出生在阿富汗东部的巴格拉姆,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附近长大,这个基地曾是美国在阿富汗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国20年阿富汗战争的行动中枢。诺里从十几岁开始就为美军工作,一直持续了9年。其间,他先后给美军当过看门人和翻译,后来在垃圾填埋场当技术员操作机器。

像诺里一样为美军工作的阿富汗人还有很多,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给美国人打工,现在则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帮助他们离开阿富汗。“我们就像美国人和当地人之间的桥梁,”诺里说,“我们曾经帮助了他们,现在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

但到目前为止,诺里还没有得到他盼望的帮助。他现在和妻子、四个孩子仍住在巴格拉姆,5月1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来,巴格拉姆的经济和安全状况急剧下降。诺里说,曾经充满行人和叫卖声的街道,如今变得冷冷清清,街上都是携带武器的平民。

塔利班武装仍在攻城略地,目前距离巴格拉姆只有75公里。过去几年里,已有数百名为美军工作的阿富汗人及其家属遭到塔利班的迫害和报复,诺里担心一旦塔利班到达巴格拉姆,他将成为被报复的目标。“如果有钱,我一分钟都不想待在这里,”诺里直面镜头说,“我想找个安全的地方栖身。”

### 想拿签证得两三年

在阿富汗,有2万多人和诺里一样,他们都因曾为美军工作而面临生命威胁。8月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项特殊移民签证,对象是目前和曾经受雇于美方新闻等机构的阿富汗人,但申请该签证是有条件的:申请人必须自行离开阿富汗,抵达第三国后,美方才会受理签证申请;受理耗时12至14个月,其间申请人须在第三国等待。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能帮助阿富汗人移民的特殊移民项目不仅签证数量有限,审批流程也很长。美国国务院表示,阿富汗人的签证申请平均需要近3年时间才能得到处理。严格的审查制度也让许多人的签证申请一直处于搁置状态,很多人甚至因为曾抱怨衣服不合身等小事被拒签。

为了得到签证,这些阿富汗人需要书面材料证实自己为美军工作的经历,但现在美军撤离了,他们很难再取得联系。诺里说,他早年替美军工作时并没有保留材料,现在也没有途径与美军取得联系。尽管他在后来的几年中准备好了申请材料,但也仅仅完成了签证申请一系列冗长步骤里的第一步,距离拿到签证遥遥无期。

“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一政策没办法解决美军撤离后在阿富汗的遗留问题,”国际难民组织的高级监督律师詹妮弗·帕托塔表示,“特殊移民政策根本不能及时保障阿富汗翻译和向导们的安全。”

美军已接近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计划,阿富汗塔利班攻势凶猛,阿富汗政府军节节退败。随着塔利班控制的城市增多,越来越多的阿富汗人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尤其是那些曾为驻阿美军工作过、如今却被“抛弃”的当地翻译和向导,他们担心遭到塔利班的报复。

# 美军撤了,他们怎么办



拉马尔·诺里

确实有人通过签证政策抵达美国,但这一比例与大量为美军提供过服务的阿富汗人数量相比,只是杯水车薪。白宫上个月展开名为“盟友避难行动”的阿富汗特殊移民撤离计划,一些阿富汗翻译及其家属将乘飞机撤离,暂时安置在美国以外的安全地区,据说可能会被安置在美军基地里。7月30日,第一架载有阿富汗翻译人员及其家属的航班抵达华盛顿,飞机上共有221名阿富汗人,包括57名儿童和15名婴儿。按美国政府的计划,将有750名阿富汗人安置在美国,但他们安置前需要完成签证申请的最后步骤和必要体检。

然而,只有处于签证申请最终步骤的阿富汗人才能获得暂时安置的资格,包括诺里和大部分为美军工作过的阿富汗人仍然被困在这个国家,等待自己的签证申请缓慢进行。“我们还没有得到批准,这可能要等很久,可能还要一年。”诺里说。

诺里的父亲和兄弟现在已经离开巴格拉姆,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但诺里无力承担在喀布尔生活的高昂费用,他们一家只得留在巴格拉姆。在视频里,他表情严肃沉重:“只有我们一家被留在这里。我想离开巴格拉姆,我没有太多愿望,只想看到孩子们开心。我想尽力做到最好,但现在我什么都做不了。”他说,“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下去,阿富汗明年的前景将会很差,人们真的很难在这种环境中生存。”

### 被解雇的该怎么办

阿富汗战争中,不仅有人为美国工作,也有人被北约驻阿富汗部队招募过,如今他们都面临着来自塔利班不同程度的安全威胁。英国、德国等北约成员国也出台政策,帮助一些人离开阿富汗。今年6月,英国表示将在北约部队从阿富汗撤离前,加速重新安置为英军工作过的阿富汗人及其家属,并称已有1300人被带到英国,预计将安置3000人。德国也在7月表示,已向阿富汗当地雇员及其家属发放了2400份签证,对于一些还未获批的签证,德国方面正与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展开合作。

即便如此,仍有曾为英国和德国工作过的阿富汗人反映自己并没有受到保护,尤其是那些在撤军前已被解雇的人。近日,有两名曾为英军效力多年的阿富汗翻译接受英国媒体采访,他们此前都因未知原因被英军解雇,导致现在无法前往英国,只能冒险继续留在阿富汗。照片上,一名翻译和孩子们举着横幅,上面写着“英国,救救我们的命”。

31岁的贾维德·苏丹尼曾在2009年至2018年间于驻阿德军中担任过不同职位,但他的签证申请已经8次被拒。“自从2018年我被撤职以来,已经遇到很多像我这样的人。”他说,“我被拒签的原因并不明确,没人知道谁能得到庇护而谁不能。我们都很害怕,在阿富汗,人人都知道我们曾为外国军队工作过,我们很容易被盯上。”

他们不相信塔利班的许诺。上个月,塔利班表示不会针对与美国合作过的阿富汗翻译人员,“我们保证他们可以在阿富汗过上正常的生活,他们不会受到伤害。”塔利班发言人说。但在很多像诺里一样的人看来,这些安抚的言语听起来仍然暗藏危机。

# 一句话不说的TikTok“头部网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韩如冰 编译

你或许看过他的吐槽短视频:镜头下,一个非洲裔小哥一言不发,先播放一段“生活小妙招”视频,然后他露出迷惑表情,用更简便的方法完成前一段视频的要求,最后露出他的招牌动作——摊手、耸肩、摇头,再配上一幅淡定的无语表情,令人忍俊不禁。国内有网友叫他“黑人无语哥”,有人说他是“反矫达人”,这位网红小哥就是卡巴·莱姆(TikTok网名是卡比·莱姆)。

虽然注册TikTok的时间不过一年多,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拍摄手法和离奇的剧情,他却凭借独特的风格迅速收获粉丝,如今已成为TikTok全球粉丝量排名第二的“头部网红”,用短视频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莱姆出生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1岁时随家人搬到意大利,居住至今。不过,今年21岁的他仍住在公共住房里,至今也没有拿到意大利公民身份。在社交媒体上成名前,莱姆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基瓦索的一家工厂工作。去年3月,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莱姆成了大批失业者中的一员。莱姆的父亲希望他再找一份新工作,莱姆却注册了TikTok,每天花几个小时时间拍视频和发视频,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TikTok上有一类“生活小妙招”视频,其实是将简单事情复杂化,莱姆则用搞笑讽刺的方式反击这种视频。他在视频里从不说活,只靠肢体动作,点头、摇头或者一个表示无语的白眼,就足以让粉丝开怀大笑。



莱姆把成功归于自己的面部表情,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惹人发笑的是我的脸和表情。”在他看来,自己无声但极具表现力的表情和动作,是一门“世界通用的语言”。

莱姆迅速“崛起”,到今年4月底,他已经超过意大利富翁安卢卡·瓦奇,成为意大利TikTok粉丝数最多的“网红”。有意思的是,瓦奇和莱姆,一个是富人世界的代表,一个则是彻头彻尾的草根。53岁的瓦奇以他的舞蹈表演、健美身材和奢侈生活出名,是意大利奢华生活的代言人;莱姆一般只在自己和哥哥共用的简陋卧室拍视频,房间里只布置着一面塞内加尔国旗和一条意大利尤文图斯足球队的围巾,拍摄工具是一部早已过时的手机,房间光线也不太好,看起来画质还有点渣。

但这些都未影响粉丝对莱姆的热爱。“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总是那些大人物在定义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事物,标准似乎都是他们制定的,”来自英国伯明翰的17岁学生、同为内容创作者的亚当·梅斯库里说,“但就在这时,卡比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出现了。”这种转变让人耳目一新,与TikTok上许多光鲜亮丽的大人物相比,人们更容易和莱姆产生共鸣。

到今年8月初,莱姆已经在全网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1亿粉丝,在TikTok上粉丝量也超过了8000万,获赞数超10亿,成为粉丝量排名第二的博主,排在第一位的是16岁的美国舞蹈少女查莉·达梅利奥。按照莱姆的涨粉速度,如果能继续保持当前势头,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TikTok全球“第一网红”。

随着粉丝量暴增,全世界都开始注意到莱姆:“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曾在莱姆的Instagram账号下留言评论;今年5月,莱姆喜欢的尤文图斯足球队传奇球员皮耶罗出现在他的视频里;还有很多名人和“网红”向莱姆抛出橄榄枝,邀请他合作。

虽然住在欧洲,但莱姆的大批粉丝来自巴西等南美国家,他在塞内加尔也很受欢迎,经常出现在当地新闻上。莱姆说:“我在国外受到的关注甚至比在意大利还要多。”住在意大利,却没有公民身份的莱姆说过,没有护照对他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成名后他发现这还是带来了不便。比如,持塞内加尔护照很难前往美国,但如果拥有意大利公民身份就不一样了。对于不在意大利出生的人来说,申请获得公民身份需要很长时间。“我不是市长,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不能改变法律。但或许我可以用自己的人气和影响力来改变它。”

莱姆说,他玩TikTok的初心就是为了让人们发笑,就像他的偶像、美国演员威尔·史密斯、艾迪·墨菲和意大利演员切柯·扎罗内一样,莱姆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加入他们的行列。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为母亲买一栋房子,虽然现在收入可观,但他还没做到,“也许不久后这个梦想会实现。”